

下
歸

經

義

疏

卷之庚

論語義疏卷七

子路
憲問

梁國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考三千，標格者也。所以次前者，武考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易曰：云：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悌中，行常德也。皆治國修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次考次也。

子路問政

問為政之法也

子曰先之勞之

答也。先之，謂先行。從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後也。考之政之法，先行惠澤，然後乃可勞後也。

孔子曰：先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先之，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先之，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先之，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先之，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說以使民之忘其勞也

引易證上先有惠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請益

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

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

曰無倦

孔子答曰但行先勞之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

曰無倦者行此上之無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仲弓將往費者季氏采邑大宰故先認向孔子求為政之法也

子曰先有司

謂彼邑官職屬吏也言為政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

王肅曰言為政南先任有司而後責其責也

赦小過

之誤也又南放赦民向也

舉賢才

又南舉民中有才智者厚

者也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焉安也仲弓又詰曰已識周味豈非得賢才而

可也

曰舉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

子又答曰但隨尔識而舉之尔所不知他人亦不知汝為民主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自爭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於官捨諸之也人其捨於手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爾不知人也

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尔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寡也

孔安國曰汝

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乘其所知則賢才不遺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詰孔子

曰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為政化子若性

苞氏曰向性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孔子答曰若必先行正名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亂

邦君之妻君稱曰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曰君夫人諸侯稱曰寡小君異邦人稱曰夫人曰君夫人也

言語辭類名物失其本号上改考政必以正若考先也所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曰夫人一曰夫人一曰夫人是正若也

馬融曰正百變之若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曰今日以事云君宰通曰君使人價馬其與之不手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價季孫悟告宰曰今日以事云君有取謂之取无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受定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遠也子路聞孔子以正若為先以

考不是政云有是矣言正若此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之正若於政之變賤遠不近於政又云奚其正言何項正也

疏遠於政也謂心名與變相乖違者也

子曰野哉由也野不達也由子路若也子路不曉正若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政安故

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論其知之乎不知者不知是知也矣

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是在

於己有不知則而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

荀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而闕而勿知今由不知

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既竟更又為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為政先順心若且夫若以

實之以應之若倒錯不正言不順則事不成國家

所行不順若言不達順事不成則政行能變不成也也若行

陳氏云名當其實則各正其名若則各正其名實之實實名之

曰園之...言蕃也種
菓於園外考...也

樊遲出

既請二者不為
師所許故出也

子曰小人哉樊頃

小人下是貪
利者也樊

遲出後孔子呼名置...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
遲在孔子門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爭求利
術故云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民下皆服受者宜也

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不敢相與皆於情
理也李老曰用情猶忘忠也行私不以求敬而民自
發好受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
心民自盡信言民從上猶影隨形也

孔安國曰情之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夫教無端也
是者此也負

子以器曰襁言上若好行上三夏夫得如此四方
民大小俱化故並為負其子而來至也季老曰負子
以器言化之所
感不召而自來
聖用稼
要猶荷也行此三夏而四方
自負則何用季稼手季老曰

余輿樊遲金亦入室...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
辨惑...且聖教發勤唯子為先故言君子謀道不
謀食又曰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而遲
親稟明論乃詰問稼何頑固...甚哉能使樊遲欲舍
學堂生猶足知非聖師...謀矣特恐三午...造魚月

食不改其素者唯顏回...耳遲了斯
向將必有由亦如害我同喪...也
苞氏曰

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手負者以

器曰襁也
襁者以竹為...或云以布為...今
畫夷猶以布托果兒負...背也

李非向三季...泰斯已
久矣君子三季不系
之必以明心殺既沒精
殺既升期可矣

樊遲從遊於季寧
下曰教向崇德備德
辨惑子曰其問
在六美相問
自謀道至福在其中
矣在八美...矣

吧匹嫁切襁一也
懷扶足切中一也

子曰誦詩三百

不用文背文而念曰誦亦曰口讀曰言人能誦詩

授之以政不達

猶曉也詩有六義國

今授政與詩誦詩人不能曉解也

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

專猶獨也孔子說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

鳥獸之名者今使詩誦詩人聘問隣國而不

雖多

亦奚以為

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

改云亦奚以為也

專猶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如直形而影自直范審曰上

自修也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如曲表而求直影之終不

制使心猶下邪表責中直影猶東行求野而比於年不也

令教令也

子曰會衛之政兄弟

魯是周公之封衛是康叔之封

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思亦如兄弟故衛瓘曰言治亂異同也

荀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

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

衛公子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子並稱公子居其家

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

王肅曰與逯瑗史鮑並為君荆

子也

逯瑗字伯玉後卷云君子哉逯伯玉是也吳

子曰君子哉逯拜有道則仕天道可美也

孔子曰：子孫必曰：衛多君子，未有

始有曰苟合矣。

此至善居室之變始有謂為居之始也。故且

非本意也。于財帛不取言已才力所招但云是為進退

少有曰苟完矣。

少有不更後多勝於前始有但云苟

富有曰苟美矣。

富有謂家道遂

且得自全完而已不

子曰適衛冉子僕。

適往也僕御

衛冉有也

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孔子歎衛

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加益也冉有言其民既

富之。

孔子曰富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冉有又向既

曰：教之。

既富而後可以教化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為政也期月即可

辭也言美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

成。

三季有

故考政治美得三年凡政亦成也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者，期月而可以行

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在室有財帛本意
財帛少物勝是
全之
仁又說財下美下
ト云三季有也ト云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善人謂賢人也者

治也考以邦謂為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人不起也殺謂無夜刑殺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表氏曰善人謂休善惠賢人也言化而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惠則殺愈生也

王莽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

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

誠信也古曰有以誠故孔子稱而美信也

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

惡化天子取之民臣聖君之民之惡時不氏不能從好化故有刑法不有刑法仁道不全

革命之王必漸化以善道除亂之民未敢從道者

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

世使正化惡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矣

擊曰習亂俗也畏法刑而外心猶未已化也必待世

變人之政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於國康上也

化隆支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

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為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為政不

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其人何

其身不正如正人何

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

冉子退朝

竟而還家朝

也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

周者武王既以征罰
道成康
漢高祖子孝敬帝
次子文帝次子景帝

冉子季氏仕季氏且止朝於魯君也

子曰何晏也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孔子向之

對曰有政朝論於政也政至晏也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子曰其事也孔子與冉有所云有政也應

馬融曰政者凡所行季氏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其與聞之孔子更說所以知非

若必是有政也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南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自政也

馬融曰如有政非季氏也我為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南與聞也葉肇曰葉稱政也冉有季路未有

微言以說季氏專政之辭也家臣無專政之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向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說要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定公魯君也諸之也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若者猶如此也

其絕也絕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即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與國也

絕近也有近一言可與國也

人之言而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已下是一言近與

上考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泥級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固家之責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竭命

其其多疑非誹冉有責其季氏天政

家臣有政既孔子之言子向政者多皆放逐季氏天政隨意行誹

言不可以若是其絕也

故云不
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也若
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與邦乎
不云為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者人所寶
故特云
孔安國曰不可以一言之成也

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
定公又向有一言而
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絕也
亦如前善亦有
人之言

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
邦之言也

設有人言我本无子為人之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
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无敢違距我者上為以故所以

樂者
孔安國曰言无樂於為君所樂者

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將說其惡故先發以
句也以此若君而出

言必善而民不違如以此者乃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可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又善若君而言不善使民不
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无違者則善也其所言

不善而无敢違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言為政
道若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子曰欲民無怨
欲民無訟
欲民無怨
欲民無訟

美而不可敢違而不
美共元以遠元喪邦

鄭玄曰：曰，舊說云：其父魯下邑也。

子曰無欲速

言者政之道每而用緩，不得會卒求速成也。

毋見小利

政者有恒

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為

欲速則不達

解欲速之累也。若不達，緩每至而致速成，則不

通達族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為政之大事无所成

就

孔安國曰：不可以速成而致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夫，則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葉公稱己鄉黨中有直躬者，人欲自矜誇

於孔也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

躬猶身也。言无所邪曲也。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以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

主證明道

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

也。謂他人物來於己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拒於葉公，故云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率所異者也。言

為凡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

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子隱者，故求子孝也。父為子隱者，故先稱父。范甯曰：夫

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長不孝，風要以為直哉。故相隱力可為直耳。

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向其深蓋合先王典章。江智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幸

直躬者，以些毀儒教，抗提行中，固夫子之辭心，而後切刺垂了，豪喪其誇。

期親一期喪也。親者其
葉公毀德故行也
直法之政也。受提提
楚國或曰：前國葉公
楚人也

言不得身行則欲得狂狷者也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為惡唯直進取善故

云進取狷者應退而不迂故云有所不為也

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 進而不為惡故 狷者守

節無為 不進故云守節無為也 欲得此二人者 此多進退

取其恒一者 此恒一下故云取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 南人南

无恒用行无恒也巫接鬼神之術能治人病者南人旧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

故云不可作巫醫也

孔安國曰南人有國人也

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无常之人也 一云言人不可使无恒

人為巫醫也衛雅曰言无恒之人力不可

善夫 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善夫而後云善夫也矣

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恒其德或美之羞 孔子引易恒卦不恒之辭證无恒之惡言人若為德不恒則必

羞辱美之羞辱必羞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美之也何以知其或是常案詩云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

秉節去曰或常也老子曰甚方似或在河上注云或常也

卦之辭也言德无常則羞辱美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記者又引孔說孔子語未證无恒之惡也言无恒人此唯不可作

疑巫也謀醫也

重天性似甚也而似无人也性不見故云似也

巫以作巫醫一說無恒者有巫醫之說不能說重恒之說

巫醫而已亦不可考作卜筮之亦不可占占無恒人少故云不占而巳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少無恒不可考作卜筮右遺言與筮猶不知而况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取而語故孔子兩稱而禮記論語亦各有錄也

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君子知而不同

和與心不爭也不同謂立志各異也君子小人各一方其

心知如一而所習立志業不同也

小人同而不知

小人為惡如一故

云不和也

君子心知也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貢向孔子云設有一人者鄉人共所崇好

則以人子曰未可也

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為如何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為

惡與物同靈故為眾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

鄉人皆惡之如何

既云皆好者未可故

更向設其鄉人皆共憎惡以人則何如

子曰未可也

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而

此人獨為善不與眾同故為群惡所疾故未可信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也

向答既並云未可故以此證其可也

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者乃何信也

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明

已為善人為善

人之所好故是善之明也

惡之著也

惡人惡已則非已惡故是惡之著也

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曰未可又曰與一鄉人皆若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

同知雷同之同音

既頻者未可所以故更卷說云不如擇野人
火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君子忠恕故易說也照見
物理不可欺詐故難說也

說者
悅也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說也

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

此較難說也君子既照識理深
若人以非道理之說求其使

悅已則識
故不悅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

此較易說也器猶能
也君子既不自責備於

一人說隨人之能而用
不過多責故易說人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

小人難事而易說

小人不識道理故難事
也可以此非法欺之也

說之雖不

以道說也

此較易說也既不識道理故
不以道之說悅之亦既悅也

及其使也

備一人之說事之勤行若者小人多人之使事則事備一人之天

也求備焉

此解難說也求備他人
量而過之責人之故難說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君子恒萬心自怡平
是泰而不為驕慢也

小人驕

而不泰

小人性好輕妄而心恒戚
自能泰是驕而不泰也

君子自能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妄自驕

矜也

多拘忌是
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言此四者在仁相
剛者性无求致仁者靜故剛者

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急殺身成
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朴仁者不尚花飾故木者

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
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王肅曰剛者无欲也毅者果敢也木質樸也

毅
致果也

誠遜鉞也。有以四者近於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
向者士之行和也。切磋，道也。子曰：切

之，德之怡之，如也可謂士矣。
善也。切之，德之相切，差

也。言為士之法，必順朋友切之，德之。
向者，金合曰切。怡，

有切磋，又順和從也。朋友切之，德之。
兄弟怡之，如也。兄弟，骨

專施一人，故更分也。若是，兄弟怡之，如也。
兄弟，骨

朋友，在相益，故順切德也。兄弟怡之，如也。
兄弟，骨

相和順，故順怡之，如也。德之，如也。
兄弟，骨

亦貴和，諧兄弟，亦但怡之，如也。
兄弟，骨

朋而，德之，兄弟，道缺則，闕牆而外，侮何者？夏，余，本，殊，
故重，弊至于恨，焉，將，致，矯，云，朋友切之，德之，兄，
未，怡之，如也。德之，相切，責，
之，自也。怡之，和順之，自也。

馬融曰：切之，德之，相切，責之，自怡之，和順之，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荀氏曰：即，我就，兵可攻戰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

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

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攻戰必破，敗是謂棄。

朋友切磋，和也。

兄弟和，和也。

面朋者對面，好

也。言為士之法，必順

朋友切之，德之。

兄弟怡之，如也。

兄弟，骨

重，弊者煩也。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善人，賢人也。即，

荀氏曰：即，我就，兵可攻戰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

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攻戰必破，敗是謂棄。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攻戰必破，敗是謂棄。

也

憲問第十四

疏

憲者天子原憲也向者向於天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顏路既

冠文允武則季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昂正委云以若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
為仁知恥修己安民皆政之大
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向政也

憲問

子原憲問孔子

子曰邦有道穀

言可恥者先事不恥者也穀祿也
若邦有道則以可仕而食其祿也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而食其祿也

邦無道穀耻也

此可恥者若君無道而
仕食其祿則可為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克勝也謂性好凌人
也伐謂有功而自矜

若人能不行此四者可以為仁也

馬融曰剋好

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孔子不許也
前四者則為難耳

謂考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之必有仁顏
則無伐善夷商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以皆是仁也
不諄之不致而子及不伐原憲憲蓬
室不怨則味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苞氏曰此四者行則難者未足以為仁也

子曰士而懷君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猶居求女也不
是為士謂非士也君

若懷居非為士也

言期
言文以符桓公也

子曰蓋各言其志

子曰曰車馬衣輕

而無憾顏淵曰

子貢曰謀五將問

何人也子曰古賢

人也

子曰曰中無欲

也

子曰曰中無欲

子曰曰中無欲

士南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行也君若有道必以正理

苞氏曰危厉也邦有道可以厉言行也

邦无道危行言遜

君若无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力嚴厉不同乱俗而言不可

遜順也厉行不随俗順言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

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

成敗能操

有言者不必有德

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

則未矣未可矯而本无德故有言者必有言也

言也數陳敗成合連能操者說客之言也

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暴虎馮河不必有仁也

命若身手相救要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

武勇以勝物後起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

云仁者必有勇也水行不避蛟魚者道文也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

六國之在也言以
兼秦張儀秦子
臣也與六國諸侯
合力秦又以六國
連秦者此二人
計也
七雄戰國稱秦張
儀考儀操說
者說合諸侯
不以攻秦儀者欺
割諸侯地以平
奪地
又曰以利合曰能
以財合曰核
四

勇之者不必有仁也。○南宮适姓南宮名。适字敬叔。

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稷盪舟，禹治水，契稷，命羿令射，中其九日，中其身皆死，享稷者古也。

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令射，中其九日，中其身皆死，享稷者古也。

多力之人也，盪，推舟也。

孔安國曰：羿，有窺之君也。有窺，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 稷，夏

后相之位。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也。為天子名相，即

也。其臣寒浞殺之。羿奪相位而自立，為君，其位，号

寒浞殺之，曰：其室而生稷。目，猶通也。室，妻也。浞既

乃生子稷。稷是浞之子，多 稷多力能陸地行舟。力於陸地推舟 為夏

后少康所殺也。夏后少康亦夏禹之後，子孫

俱不得其死然。言羿稷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為

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夏禹，帝姓，姓文命黃帝

也。有天下，謂為天子也。言禹躬稼，百穀也。躬稼，播種

亦必於禹稷則孔子。夫子不答，孔子知通以禹稷比

馬融曰：禹尽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

此言羿非堯之子

惟南宮适善射也

故曰羿善射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禹及其身

禹身得天子也

稷及後世

文王武王天下也

皆王也

皆

天子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謙故不答也

南宮適出

孔子不答適自退出

子曰君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

孔子不答對面答適是謙也適出後而美之致天下皆知也

知也也若人如比人也言適知賤於罪稟貴也重禹稷所以君子高

能如以人也

孔安國曰賤不美

罪稟之不美

而貴有德

禹稷有德故貴

故曰君子也

然就此南宮適非周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此謂賢人已下不仁者君子也未能固守則有

不仁如管氏有三敗官度不與後則一匡天下九霸諸侯是長也表氏曰以君子无定名也利仁慕為仁

者不能盡体仁所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也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小人併為德也

未也有行氏善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表氏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夏者也

孔安國曰魚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王陽曰謂假君

辭君子无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愛慕也仇人在志於心必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以人學問

道不无勞忠焉能勿誨乎

忠者尽中心也誨教也有人尽中心者不无教誨

也也孔安國曰言人有可遠必致勞未之有所

忠必致教誨也

李老曰愛志不能不勞心尽忠不能不教誨也

子曰為命

為作也命君命也此謂盟會

禘諫草創之

禘

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後入於草野之中，以創獲。

孔安國曰：卑謀，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

則否。元注：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侍語也。獲，得也。謀，入禁，為盟會。辭，則成於國中。

則辭不。鄭國將有諸侯之夏，則使乘車以適野而

謀作盟會之辭也。

世叔討論之。

世叔，亦是鄭大夫也。討論，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季向寡才，藻盟會之

辭，但能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名。

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論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者，更唯彫飾。

東里子產潤色之。

居鄭之東里，因考氏姓，又公孫傷在，亦曰國僑，字子產才學過超前，三賢加添潤色，周旋盟會之辭也。

有計四賢，鮮有過生。

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

卑謀既造，謀世叔後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

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

名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夏也。

更，經也。鮮，少也。夏，經以禱。

能等，四人，也。故鄭國亦有敗夏也。

或問子產。

或人問於孔子，子產何如。

子曰：惠人也。

答或人也。言子

產之德於民，不恠，家資極救，民其有恩惠，故云惠人也。

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

子產能行流於後，亦有古

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夏在春秋二十四卷，魯昭公十四年冬也。

問子西或人又問孔子知子西之大夫子西從業曰彼哉

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无別行可稱也馬融曰子西郊大夫

彼哉之言无足稱也或曰趙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更或人向孔子問大夫管仲曰人也答曰管仲是人也

鄭玄曰猶謂言所謂伊人詩云所謂伊人於焉道

人也是美

奪伯氏駢邑三百叔可所以是人之尊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

伯氏之邑三百家也飯蔬食沒齒无怨言飯猶食也蔬猶

廣也沒終身也伯氏食邑也家資豐足尊也

然者內管仲奪當理故不怨也孔安國曰伯氏初大夫駢邑

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使之

蔬食而沒齒无怨言以其理故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貧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无

不可富而無驕易富貴豐足无所應怨然應无驕則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以明人生性分各

可以為藤薛大夫藤薛晉小國職煩公綽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

趙魏之可晉之內
大夫也則賢也
公綽性寬廣也念以
地治之善
藤薛晉小國也煩
公綽何也

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

无与職故優藤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為可也薛藤

二國不貪賢之人少其職也煩推故不可使公綽為之

子路問成人向人行何所行子曰若臧武仲之智也

若武仲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所求立於後於魯而若孔子所以說此亦非智者初侯將與下臧武仲田賦

孫養見初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走鼠昼伏夜動不於窺唐畏人改也今君聞晉

亂而不後作事寧將復也此鼠如何力弗與田賦孫知有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改以此鼠故使計怒而止仲

尼曰智雖也有藏武仲之智無能避有過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田也作不煩而施不怒也夫其書云念茲在茲順之憂怒施也以此憂是智也

在春秋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也

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純也

公綽之不欲亦唯便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不

曰不致不

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也

牛莊子之勇又非但公綽之無敵又原勇如牛莊子

臣莊季途申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

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信而言之果如牛季之言也

周生烈曰牛邑大夫也

冉求之藝又非但勇如莊子文之以禮樂言備有上

立於魯非智碎
戰切曰多上多字
對切也下多字
若晉國寧字將
不立公鉏而立統不
順也廢長立也
不立公鉏而立統不
順也廢長立也
不立公鉏而立統不
順也廢長立也

智又復加礼
樂文錯也

孔安國曰加之礼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

亦可未足之辭也言才智如上四
人加礼樂則亦可謂為成人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曰謂也向之所謂是說右
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

見利思義

財利思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
特進曰見利思義也

及不俸之不致猶顧也

馬融曰義然後取不為得也

見危授命

若見其君之危則高授命竭身不為免也
曲礼云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

特進曰見危授命無不為也

及要不忘平生之言

要

曰約也平生老少時也言成人平生
期約之至不致忘小也

亦可以為成

人矣

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
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為成人也

孔安國曰久要曰約也平生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向
公叔文子之友也

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取乎

信乎夫子不言不取乎
公叔文子之言人傳文子手

生不言不取財利也三言夫子未信故見
公明賈而向也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

過謚也答孔子曰文子有
三言是為謚耳安理不

言取三言不取
為則為他人所
厭有遠慮卒不
不為也

然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

先云是告者誤後言言以安夏對言

我夫子非時不語之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人不能厭其言也

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也

夫笑者樂者不樂而強笑必存久所厭更云夏言訖然後笑也

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也

夫取利者非後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之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

子曰其然

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尚如此也

豈其然乎

謂人所傳三

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於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取素如此也表氏曰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改設疑辭

馬融曰美其得道

教其然也

嫌其不能悉然也

教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姓臧名統武謚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

為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廿三年為孟氏所誣出奔邾從邾還防而使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為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謂要君也武仲思而先欺君也武仲

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以夏非要孔子抑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

信取人不要之言也表氏曰奔不越境而私邑求立先人之後計心要君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

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

為後立

後也

其既自出奔故更立後於防也

曾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

所謫出奔邾氏

武子无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孫也及能是悼子也季氏愛統故立

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統謀為立統季氏從之孟孫死又廢以大立小是依季氏家用夏故孟氏家惡

臧統自門謫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故為公鉏雖臧氏季孫不信在孟氏除葬道臧孫使

又孟氏家廢兄立孟是臧統也故孟氏疾後終諸也孟氏長季長同心疾讖也

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此句无召君之礼而亦

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此是齊侯為霸主依正而行不為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

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後諸侯車无異轍者无異文也

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向昭王南

征不逐是心而不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圍蕩多禁姬齊

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船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怒故也也蔡人嫁之明年四年春齊

侯之師侵蔡之潰故也遂伐楚楚昭王使與師言曰君如北海寡人必南海是汎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使輔周召公奭之

五侯九伯召公奭召康公召卬召卬召卬召卬召卬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逐寡人是向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然昭王不逐君其向諸水

濱業春秋齊伐楚責以二貢是心不譎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之者謂束茅亦灌之以酒

謂縮酒乃就刑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孫南巡狩

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

王溺水也魯于雨溺水也地不屬楚境故云向諸水濱也夏在春秋才五卷僖四年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桓公是齊侯之子若小白也是僖公庶子糾是桓公庶兄桓公與子糾

召忽死之召忽是子糾之傅也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

管仲不死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死日未仁乎

魯公與也裏公適子

五侯九伯召公奭召康公召卬召卬召卬召卬

曰：謂也。是，取人物。該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也。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後輔相，桓公故无仁恩也。

孔安國曰：桓、襄公立無常。

以注至召忽死，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傳文。

是說前取，是也。襄公者是桓、僖公，適于名，謂

桓、為政要。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桓、為政要。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輔適次。子孔是庶小者，是小白也。亦是庶，僖公薨，襄公繼父，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政，无常。改云：亂將作矣。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本危，政不居，亂邦。改。襄公從弟，公孫无知殺襄公。

奉，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孫无知殺襄公。

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為君。孔諸侯，子曰：公子。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孔出奔魯。

夷，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齊人殺无知，雍廩也。

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无知也。魯伐齊納。

子孔，子孔奪魯，齊人又殺无知，而齊无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于孔，故桓公。

君，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魯伐齊，納子孔。

先，子孔而入，遂為殺子孔，召忽死也。小白既入，得君死，諡為桓公。

兄子孔，于生實，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孔，召忽死。

公八年。

九年。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在齊桓公為

霸主，遂領九合，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年也。不用兵，而諸侯九合，管仲力也。史記云：兵車，三乘。

車今多六穀梁傳云衣裳今十一范寧注云十三
年今北杏十五季又今野十十六年今野二十七年又
會野傳元年今多于擢二年今多于賁三年今多于陽穀四
年盟于召陵五年會于首山七年多于齊并中九年多
于魯位九十一會又非十一會
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
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知管
仲之仁智乎每言之者深美其仁也

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向孔子嫌管仲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此謂管仲非仁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匡天下孔子說管仲為仁也管子說管仲為仁也

極相管仲負窮
管子文深也

乳如名商也地何
名入取乳故乳也

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於面陽極相致重
叔牙後相桓公而致取管仲還无漸曰告老辭
位桓公向叔牙誰夜堪為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
公曰管仲射朕鈞芟殆近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
君為君謂忠也至君有急而射彼人鈞芟桓公從之
遣使告魯不放致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鈞
芟君自斬魯不遂得為相莊九年文云小白既
先入而魯指輔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
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
請君討之管仲也請受之也子糾是我親也
我不忍殺故令魯殺之管仲不忍是我欲自得而殺
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
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霸諸侯使輔天子
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口皆正
也

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
一匡周室一匡天下也

民到于今受其賜

之指恩惠也于取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為夷狄所

復皆由管仲

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

王陽曰于

之取我狄交侵七荆滅衛管仲攘我狄而封之南服趙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為移故曰受其賜也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此言受賜之厚也彼髮左衽不結也左衽衾前也從右來

向左孔子言若吾管仲則今我亦為夷狄故被髮左衽矣也

馬融曰微无也

无管仲列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於

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不足為多管仲不死不其且也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溝瀆小水也宜死也也君子直而不諱變在府取府世豈執守小信

自死於溝瀆而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

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是无從及遠但夫婦相為配匹而已

王未曰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孔君臣之末正成故死未足深嘉不死未足

多非二人並足為是也死矣既難亦在於過厚死是人生

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考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死也故仲尼但美管仲

功亦不言召忽不為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

即前孔子所向公明賈之文子也

與文子同外諸公

外朝也諸公也衛大夫僕亦是家臣見之有才能

不特為己也。臣小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君曰：「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弟卑使敵，恒與文子、弟列同班者也。

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

大夫同升在朝也。

子間之曰：「可以為文矣。」

子，孔子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為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謚音誌。

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謚音誌。

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也。」

子曰：「衛，美公之无道也。」

孔子歎衛君无道也。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奚而不喪？

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君。无道，故致其言。夫无道者，必傾邦。美公，美无道行，意不喪亡也。其，國乎。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視。」

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答康子言，美公也。

无道，邦國不喪亡由也。有以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曰：「向曰美公无道，要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是公少，取可得良臣，而後无道，故臣未去也。」

孔安國曰：「言。」

君虽无道，所任者各由其才，何為而亡乎也？」

子曰：「其言之不慙，則其為之難。」

作慙也。人内心厚詐者，外言自必慙者。若

內有其實，則外自无慙。此多虛妄，无慙作也。故主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言而不作。」

馮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而不慙，積其實者。」

考之雜也。

陳成子殺簡公。

陳桓也。謚成子，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桓殺其君主于舒。

孔子

分安下飢饉兵亂
共三才助也

魯伐齊今可也
有也

沐浴而朝告於襄公 魯齊同盟分安救患故齊亂則

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 曰陳桓殺其君請

討之 此襄公之憂也襄公言魯為弱久矣子與之

伐之將告之何對曰陳桓殺其君民不與者半 馬融曰陳成子弑大夫陳

桓也將告君故先齋之必沐浴也

公曰告夫二三子 孫公得孔子告敢自行更命不犯

子大往告三卿孔子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孔子得公命

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謹也 君曰告夫二三

子者 我之應也君本不應告三子今 馬融曰我於

禮南生君不南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改復性也

之二三子 之性也孔子 告不可 三子告孔子曰 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三子既告孔子云齊

不可討故孔子復以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

故復以出辭語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 向孔子求 子曰勿欺之而犯之 若先君

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而諫也

孔安國曰夏君之道不可欺而能犯顏色諫爭也

子曰君子上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小人下達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

也及上本為上末為下也四今在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右人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

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非復為己而行己而已也

行不及也孔安國曰為己履道而行為人徒能

言也徒空也外空考人言而已无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貌也

述伯玉使人於孔子使以修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子

與伯玉者坐而向

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蒧孫也

曰夫子何為以孔子所向之夏孔子指伯玉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答曰我家夫子恒自

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无過也

使者出矣使者竟不出子曰使乎使乎孔子美使者

言伯玉所使得為其人也顏子尚未信无過况伯玉

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也言使得其人也

易長卦大象傳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子曰亦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誠人各專其心職不得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思慮南已分內不得

於意外徒勞不可得

孔安國曰不我其職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也

君子之人願言慎行

適是言過其行也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君

子恥之小人則否

仁者不憂

一命內

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

智者不惑

二下智者以昭了

能行其一也我者死子自言也

勇者不懼

三既

力是以捍難衛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曰无而完

侮是无懼敵也

子貢方人

方比方人也子貢以

曰夫子自道也

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

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

人不言重人不言而子貢壽

我則不暇

言既為難

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江燕曰比方

人不得長

子曰不患人不已知患己无能也

言不患人己不知

患无才能以

王肅曰徒患己无德也

一云既九子能

中虛天地神武行迹

聖人忘我能子與人同調也

子貢和也自道也

子貢批判人故宗

批判人有優劣

誰為此者不可

論退之辨

賢乎我三子貢

不毀言是長物

以子報怨心... 德報怨... 怨以直報... 德以直報... 怨以直報... 德以直報...

子曰何以報德 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能以

德曰思惠之德也 既不許以惠報怨故更答以以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既不許以惠報怨故更答以以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无也孔子

子曰莫知也夫 莫无也孔子

子曰莫知也夫 莫无也孔子

子曰莫知也夫 莫无也孔子

子曰莫知也夫 莫无也孔子

子曰莫知也夫 莫无也孔子

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 不知已亦不尤人也

下學而上達 解无知我所引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 不知已亦不尤人也

孔安国曰下学人复上知天命也

知我者其天乎 人不見知我之不知怨

聖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也 聖人德合

無所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也 亦不怨責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愬譖也子路既仕季氏而伯

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才子也 其家在魯故云

子也

子服景伯以告

子服景伯告魯伯宰

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之孔子也

曰夫子固有惑志

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也

子孫

孔安國曰季孫信諂志子孫也

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景伯既告孔子曰

又說以助子孫使子孫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縱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主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敵使季孫害子孫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去欲而陳尸也

鄭玄曰吾勢能弁子孫無罪於季孫使誅伯

寮而肆也有屍既刑陳其尸曰肆也

殷禮敘大夫已上於朝敘

士於市敘而猶陳尸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孔子答景伯以子孫無罪

諱如何言人道能得行於世者強計是天之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何命

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計亦是天之命也子孫之道廢與由天而命耳

且公伯寮諱其能違天命而與廢於子孫耶江

曰夫子使景伯辨子孫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送其區區之諱故以行廢之命

子曰賢者避世

聖人與而不

期或不有如此不救而大救也
涅而不緇无可無不可故不以下治亂為階若賢者去就順天而地陷塞則買人使隱高踏塵外於流激
石天不不得而居諸侯不
得與友此避世之士也

論天深季氏區送諱不可用改期天命之如此不救子孫大救也

孔安國曰世主莫得布臣也

其次避地 謂中賢也。未一能高。極絕世。但擇地。如去亂就治。此是避地。士也。

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

其次避色 此中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察其觀。若去顏色。惡則去。此謂避色。士也。

孔安國曰色斯舉也

其次避言 此又次避色。賢者不能親也。斯舉矣。唯但。所君言。是非善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

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孔子言。證能避世。已下。自右。已未。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

苞氏曰作為也。卷之者九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

石門荷簣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七人。是往中有七人。也。王弼曰。七人。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條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簣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而為十字。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 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門。石門。晨

門曰奚自 晨門守石門。晨門。用。也。曾人也。自。後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向。見。

子路從石門行。過。故。向。子。路。曰。汝。將。往。何。而。來。邪。

晨門者闔人也 守晨門者也。

子路曰自孔子 子路曰。我。此。行。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者與 晨門闔子。路。云。這。下。孔子。故。知。是。孔子。也。言。孔子。知。世。不。可。敬。他。以。而。強。周。流。東。西。是。知。

胡氏云晨門知世不可
為者與
孔子知世不可敬他
以而強周流東西是知

其原可考

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考而強為之也

子擊磬於衛 孔子時在衛而自以 有荷簣而過孔子

之門者 荷擔揚也簣織中為器可貯物也南孔子擊

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簣者向孔子擊聲而云非是乎

箕 簣中器也有心謂契之然也 契之謂心別有所

既而曰鄙哉 既而猶既畢也荷簣既云有心而擊

磬之乎莫已知也 既畢又云鄙哉言聲中聲甚可 斯已而

已矣 又言孔子磬之不肖隨 此磬之徒信已而已

言亦无益也

徒空也既不行而猶空信已

深則厲淺則揭 荷簣者又引復為譬以諫孔子也

行道化世而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

揭而度深如卷教若世不可教則行如揭衣以涉水也

世可教則行如揭衣以涉水也尔雅云絲膝以下

苞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

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南不為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向荷簣說已而發以言也

意而便說我以則若果敢甚也故曰果哉但我道

深則厲淺則揭
歷世與世共善
乃者脫身持
揭衣

聖人教物不徒是相與之故
聖人教物之未求則
於無相與乃相與之
有各修其德其德也
等之誥說甚也案文索
聖人教賢人說
聖人教者不以可與物
相考之曰
賢者先以象
聖人之廣大世教
不徒
趙惠者秦臣也殺
二也謂王於望夷宮
命考王取百官不徒
得王以屋故壞故立
十聖考君也
王莽之城人成帝
曰男也姓折部下士
氏皆假之而太作
引取後也
自師至師三十五也
引王誅受逆王莽
趙高之弊也
籍誥文秦皇
高行王在師也

則處雖矣玄凡之微在賢聖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
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考於無相考乃相考之遠
有各修其德其德也同自然之異也夫然未有如荷
等之誥說甚也案文索全近則誤矣其將遠則通
聖人教賢人說
聖人教者不以可與物
相考之曰
賢者先以象
聖人之廣大世教
不徒
趙惠者秦臣也殺
二也謂王於望夷宮
命考王取百官不徒
得王以屋故壞故立
十聖考君也
王莽之城人成帝
曰男也姓折部下士
氏皆假之而太作
引取後也
自師至師三十五也
引王誅受逆王莽
趙高之弊也
籍誥文秦皇
高行王在師也

子張曰魯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武丁殷家三十帝水息王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才
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也子也其武丁登位之時
不格擊其逆故先述也商頭
所以為果也末无也每難者以其不能解已道也
高宗殷中
與王也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詐已得三百四十四年其惠高而可宗故謂之高宗
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昏云祚其即位乃或高陰三年
不言是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也死乃有信默言其
孝行著子張諒高昏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蒞向孔
子何
諒信也陰猶默也
或呼倚房為諒陰或呼為梁
聞或呼梁菴各隨義而言了

君薨百官總已
皆三年不言何必也
宋耶計言亦激人也
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群臣百官不復諱
詢於君而各怨末已也
君薨百官總已
喪其子得

馬融曰已之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
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末已職三
年不聽冢宰故謂君三年不言也

六卿
天官一初宰
日佐
官官宗伯
官官馬
官官冠
官官日室

本一注

孔安國曰家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禮以教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向為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身正則民從

己身而自敬也

孔安國曰敬其義也

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詰問曰修己以

安人善子路言南能先自修教已而後安人也

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嫌其少也曰修己以安百姓又答曰先

然後乃安也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難也

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以堯舜為大難也堯舜

子路執事曰夫君子者不能索是也修己者索己故

修己者僅可內敬其身外安中而已人上耳豈足安

百姓哉百姓百品方國殊以不治之乃得其極若

欲修己以治之堯舜必病况君子乎今堯舜非修

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原壤夷俟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物禮敬與孔子

台品下自以有
道之德則說
正治難

秋掠
也ト云

路望膝の待待

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

更路也俟待也路待孔子也

子曰幼而不孫悌長而无述焉

孔子方內聖人恒以教者至見壤之不

敬故歷教之訓以徒言壤少而不以遊悌自居至長猶自放恣无所嫌述也

老而不死

是為賊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至所以賊害於惡也

賊為賊害也

以杖叩其脛

脛脚脛也膝上曰脛膝下曰脛孔子歷教言言既竟又以杖叩擊壤脛令其脛

而不可美也

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

五百家考童計童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稱將命是傳實

主辭謂闕黨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入也

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

馬融曰闕黨

或問之曰益者與

或見小兒傳辭故問孔子云以童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者也禮童子隅坐无有列位而以

童子不讓乃與成人並居位也

童子隅坐无位成人乃有位

隅角也童子不與成人並位也但就席前而坐是无位也矣

見其與先生並行

先生者成人謂先生也非謂

以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与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

以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也

荀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羗在後也違礼致速

成者也則亦求益者之也

論語義疏卷第七

岡田真之藏書

幾何孔回上寺月盤所伴夜中上及數倍在於

柳以寺月旬令平于時年福二也

太子之臣以女擊子疏斷櫻子疏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衛人醜子疏子向之命覆



110X
73
8